

春明丛说 [清] 俞蛟 著

- ◎ 白云观遇仙记
- ◎ 五哥庙记
- ◎ 丫髻山神异记
- ◎ 林晓光传
- ◎ 胡禾言传
- ◎ 楚伶传
- ◎ 谢少山传
- ◎ 人骨箸记
- ◎ 李少自传
- ◎ 珠市武弁擒奸记
- ◎ 蜀伶陈银遇盗记
- ◎ 叶子春传
- ◎ 红蛾传
- ◎ 玉儿传
- ◎ 义夫贞妇传
- ◎ 陈天隐传
- ◎ 正阳门记灾
- ◎ 侠客传
- ◎ 吴小将军传
- ◎ 毛老相公传
- ◎ 朝鲜使臣记
- ◎ 国初某中堂
- ◎ 梁中堂义女
- ◎ 聋隶
- ◎ 西峰活佛记
- ◎ 郑少白传
- ◎ 酒瓮贮云记
- ◎ 张晋传
- ◎ 夏熙传
- ◎ 记神相
- ◎ 丰台卖花女传
- ◎ 记录云贞致夫书

◎ 白云观遇仙记出西便门八里，有白云观，元时邱真人修道于此，后因其

基为庙。上元之日，为真人生辰。其前数日，住持道士，即洒扫殿庭，涤除院宇，卖香楮及百货者咸集；游人往来，自朝至暮，无停轨。道士之狡黠者，衣衲，手棕麈，或门或廊庑间，注目凝视，不言不笑，终日趺坐蒲团，作仙状；而人亦蚁集丛视，俨若真仙降临，惟恐失之交臂。吁！何世人好异而喜于傅会若此也！然古老传闻，昔年实有真仙溷迹其中，而人莫之识，或施符水治人疾病，或人偶为不善，而犹可劝化者，常现身说法，以儆愚蒙。康熙初，有士人陈姓名谷者，于上元日，偕友数人，入观遨游。友遇其相识，握手款语。士人先行，入后殿，见一道士，从殿中出，曰：“待子久矣，来何晏也！”握其臂，启小扉而入，曲径纡回。士人疑观中向无此径，转身欲退，而启扉处皆岩壁，以藤萝。因大骇，不得已，复随行。闻水声潺潺，小溪澄碧，渡以石桥，两岸乔松，大皆合抱，烟雾冥，异花芬馥，不复知有尘世矣。遥见殿阁参差，高出林表；而朱甍碧瓦，画槛雕栏，真不啻瑶岛蓬壶，蕊宫仙阙也。道人属立俟，毋动。俄顷，趋出，复握陈臂，由殿左历阶而上。见一羽士，星冠鹤氅，须发如银，坐其上，熟视良久，曰：“可惜可惜！”命道士引之出。道人又捉其臂欲行，陈谷曰：“顷者何所闻而呼之使来？今何所见而挥之使去？所谓仙人者，举动必有其道，岂与尘凡下士无端戏嬉乎？”羽士曰：“子言甚善，吾欲语子，非片言可竟。然子馁矣，西廊具有酒食，盍先饱餐而后毕其说？”时日已暮，道人秉烛引至西廊，则素食菜羹列几上矣。道人别去，陈视室宇幽洁，几榻横陈。食顷，见帘内灯影中似有云鬟高髻者掩映其间。启而入，见一女子，坐榻上，谛视之，大惊曰：“卿何以至此？”女曰：“昨与母游白云观，入殿礼拜毕，母不知何往；有老道士，邀余宿于此耳。”先是女之父，宦游告归，与陈谷为邻。女家有高阁，陈之卧室，可望而见也。女恒挑之以目，陈逾垣就之，朝夕往来，为女家所觉，遂闭女他所，两情隔绝。兹忽邂逅琳宫，出人意表，情不可遏，不遑问此为何地，亦不记道士顷者何语，恣情欢洽。至五鼓，梦中觉寒冽异常，起视星斗横斜，屋宇全非，则身卧旷野，去观里许。踉跄而归，探邻女，则数日内从无随母出游之事。始知昨宵幽会，皆当日一念之差，以致仙人示幻。其连呼可惜者，似怜白圭之玷，所以提撕警觉者，至矣尽矣！遂袱被出游，终身不返，或谓仙去云。

◎ 五哥庙记彰义门外有神祠三楹，俗呼五哥庙。塑五神，列坐，皆擐甲持兵，即南方之“五通神”也。好事者，高其闾，廓其廊宇，以纸作金银锭，大小数百枚，堆累几上。求富者斋戒沐浴，备牲醴而往，计其所求之数，而怀纸锭以归，谓之“借”。数月后，复洁牲醴，更制纸锭倍前所借之数，纳诸庙中，谓之“还”。或还或借，趾错于途，由来久矣。一日，余执途中奉纸锭赴庙者而问之曰：“所借得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未得，何以还？”曰：“未得而还

，神或鉴其诚，可冀他日之得；倘以未得遂吝牲醴之献，是心存观望，与神斤斤较有无也，恐终身无所得也。”余笑曰：“子之说诚然，而子之心苦矣！”有陈姓者，屡祷于神，经岁无所得，而诚不杀。夜梦五哥语之曰：“求富之诚，遍京国莫子若矣！倘不为子谋，人将疑予之无灵，且笑子之愚也。子试于某日赴庙，必遂所欲。”如期而往，徘徊顾盼。至日中，有群妇入庙，拜毕，坠钗于地。陈曰：“此神之赐我也！”私拾而归，售之，核一年祷祝之费，微有羨焉。嗟乎！举世孰不愿图利以致富？倘尽祷于神，而可得，则天下皆丰衣足食，无啼饥号寒者矣！《语》曰：“富贵在天。”五哥何神，而能主之乎？乘人之遗，使拾之以塞责，伎俩亦可知矣。而鹿鹿终年，一无所拾者何限，又将何以为情耶？余羨五哥享无功之祀，而又悯世人求富之愚也。故记之。

◎ 丫髻山神异记京师，出东便门，百四十里，有山巍然高百余仞，两峰插天际，如丫髻，因以名山。上碧霞玄君庙，四月十八日，为神设之辰，焚楮帛献牲醴者，自春入夏，合齐鲁赵魏秦晋之乡，男妇担簦杖策，竭丹诚而叩祝者，鞞相击，趾相错也。而神之灵异，亦最著。有度支吏袁某，购妓为妾，携之登山。山路险且隘，登者皆伛偻罄折，犹虞颠蹶。袁有莫逆交张姓者，素闻其妾之美，欲一睹而不可得。适于是日，亦携妻偕往，闻袁妾登山，属妻徐行于后，而已岔息疾登，尾之；至山径极隘处，以手自下探入其裙，捻其股。袁妾募然大叫，声未绝，而张某已于数百丈崖间颠仆而下。适其妻拾级而登，有少年僧随其后，为张撞击，俱牵联而坠。妻与僧皆昏绝，抱持不可解，观者如堵。噫！艳他人之妾，敢公然于千万人属目之地，顿萌淫念；小人无忌惮，何至于此？乃神既降罚于其身，复令其妻作此丑态，风流薄谴，为现身说法，神之灵爽，何如哉！

◎ 林晓光传林旭字晓光，宛平儒家子，幼有神童之目，弱冠举孝廉。每大言曰：“以余之慧业，掇巍科而登台辅，如操券耳。”公车战北，辄詈主司冬烘。然屡试屡蹶，而年逾三十矣。惑于缁流邪说，谓东方圣人之徒，其富贵勋业，主于西方圣人。由是究心禅理，虔诵梵呗，引诗书六艺之文，为《金刚楞严》诸经咒作注解，以“密谛”“真如”之说，诋“格致”“诚正”为迂诞。不宁惟是；且倩画师绘瞿昙合掌瞑目于上，孔子旁坐于下；讵李谬狂妄，难更仆数。一日，诣寺焚香，忽大呼：“仲由夫子击我！”狂奔而出，失足坠野厕中，脑裂而毙。此李子少白所目击，而述于余者也。昔子舆氏谓：“士当幼学壮行。”幼学者，焚膏继晷，执经请业之事也；壮行者，释褐登朝，致君泽民之业也。今人初试童子科，便思徼幸纁青拖紫，为戚党争光宠；而于若何致君，若何泽民，漫焉不讲。夫如是，是以一失意，便躁竞纷如；凡可以遂我欲者，虽背理义而不顾。试思今日之握管行文，洋洋洒洒，得心应手而出者，非由

畴昔读书识字而能之乎？奈何忘其本源，不思为圣贤羽翼经传，立言垂后，反为释氏阐扬虚无寂灭之教，信因果轮回，妄求多福；若而人，与臣子反颜事仇以灭君亲，兼仆开门揖盗劫主者何异？宜乎行行如之季路击之于溷厕也。虽然，吾夫子量侔天地，光同日月，人自忘其夜气之梏，欲逃于异类，亦听之而已。其大呼坠溷也，乃谈空说鬼之余，幻由心生耳，岂真足烦季路之一击哉？

◎ 胡禾言传胡禾言字自心，世居山阴张村。年弱冠，负笈游京师，与同里朱右禺陈良舌同堂肄业，均冒宛平籍，为诸生。自心自言曾遇吕祖，授吐纳之术，其字亦吕祖命也。因谓右禺良舌曰：“余三人前身皆隶仙籍，今谪降尘凡，复得聚首，洵非偶然。幸各自努力，不昧前因；倘恋恋于纷华靡丽，汨没至性，则堕入轮回，嗟何及矣！”朱陈皆敬信之，不敢忽。无何，三人相继登贤书。人谓前因之说，或不诬也。余因右禺，得晤自心。时自心设帐授徒，堂中有小榻，不盈三尺，衾枕帟帐称之。怪而致诘，自心曰：“余绝夫女人道八年于兹，此余卧榻也。”余曰：“独不为子嗣计乎？”曰：“凡夫妇居室，伐性促年，以图嗣续者，皆妄也。古来羽化之士，如安期、羨门、洪崖、浮邱，固未尝有子。彭祖谓：”上士异床，中士异被，服药百裹，不如独卧。‘窃服膺斯言。’余笑颌之。他日，遇诸途，接谈之顷，适显者驱车过，年可二十许，衣冠甚伟，仆从乘骏马如龙，尘土障天日。自心太息曰：“此纨绔子，大梦何时觉乎？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世之溺于富贵而不厌者，犹犬豕之食粪垢，人以为秽，而犬豕方摇尾咀嚼，津津有味。夫珍羞何如素食，华组何如组袍；此中至理，可与知者道耳。”余亦首肯之。自心既落落无所遇，日贫乏，徒亦稍稍散去。乃遍告其交游曰：“吕祖以余志道笃，命避世入山，将从此逝矣。顾无布长金者，赠买山钱耳。”于是右禺良舌咸奔走劝募，金错纷投。自心因得与室人结庐房山之麓，泉石烟霞，莱妻鸿案，高风足千古矣。逾年，右禺除河南某县宰，抵任数月，自心挈其室人，裋豆褐锥髻，担簦蹊跼而往，谓右禺曰：“吕祖以君初绾墨绶，虞多陨越，命余夫妇助理。”凡钱谷出纳，及一切酬应，内外皆总持之。右禺之姻娅昆弟，不得过而问焉。庚子宾兴，值公车大挑之期，自心逐队入都，裘马翩翩，仆从林立，而双腕之灿然耀目者金钏也。时余犹客都下；途次相值，几忘其为当日志道入山之胡自心矣。拣选得甘肃，乞假还乡，过吴门，以金千镒，购双媵。或诘其故，曰：“吕祖命余为嗣续计，不获已耳。”此右禺之弟陆田述于余，并及其入豫情状，致富买妾，咸奉吕祖之命云。嗟乎！以自心学术，倘生于元鼎宣和间，便如文成五利、王仔灵素辈，重不列鼎，金印悬肘后，岂特区区县令哉？余又深为自心惜矣。

◎ 楚伶传王桂，湖北沔阳人也。娟好若女子，入萃庆部，清歌妙舞，名冠

梨园。尝学画兰于余秋室太史，都人士得其片纸为幸。余见所绘便面，虽不甚佳，亦楚楚有致。因题《祝英台近》一阕云：“贮黄磁滋九畹，幽谷素香软；修楔良辰，采向竹篱畔。输他子固多情，芸窗移对时，付与写生斑管。楚天远，偏来湘浦雏伶；濡毫运柔腕，雨叶烟丛，知有墨花浣。但教枕上轻挥，余芬微度，也赢得梦魂清婉。”施学廉侍御，与有断袖之好，寝食必俱。以其楚产，字之曰湘云。大兴诸生，方惟翰者，作《湘云赋》，倩人持赠之。桂装潢锦轴，悬之室中。方时屡蹶场屋，抑郁无聊赖，喟然叹曰：“主司不赏余文，棘围可以绝望；优人能读余赋，梨园转有知音。夫人生最难遇而最可感者，惟知音耳！优人与主司，贵贱虽殊，其为知音则一也！乌可以优人而忽之？”乃执贄踵门，如弟子礼。都人咸笑其妄，而不知其有托以讽世也。虽然，欲抒一时之愤，而不顾身名之污，亦无谓甚矣！

◎ 谢少山传甲辰初夏，余与章子次山游丰台，有客披褐低徊花塍间，挥手招次山去。语移时，次山返，谓余曰：“此君同里狂生谢少山也。相与皆酒徒，醉辄狂吟，或谩骂，不可近。”余亦遂以狂生置之。日暮返寓，忽闻剥啄声甚急，启之，则少山醉颜欲酡，口中乌乌吟不辍。既谓余曰：“微章子，几与君不获识面。以此知友朋遇合，其迟速亦如富贵利达之有数定，岂漫然哉！”余因叩其所学，极淹贯伟丽；于书无所不窥。盖少山之困场屋也，久矣。家贫亲老，迫于禄养，会朝廷开四库馆，应募缮书，得以丞^へ需次铨曹；怀才不遇，此其所以放情曲蘖，悲歌慷慨，良有以也。昔马周游汴，新丰主人目为酒徒，不之顾。夫新丰主人亦屠沽者流，其不识马周也固宜。次山颇知读书，宜有声气之孚，乃亦以狂生目少山也，余因之窃有感焉。凡士厄于时命，偃蹇失志，仅知兢业自守者，则举世往往笑为竖儒。其中多抱负，时或宣露为不平之鸣，则又目为狂，而避之惟恐不速。然则士不幸而厄于时命，偃蹇失志，其亦何术以求免世人之白眼哉！少山昔尝以诗酒游公卿间，高谈雄辨，惊座上客，而尤器重于诸城刘石庵先生。先生时官吏部尚书，公正持衡，门无杂宾；凡都下之逐声气、藉夤缘者，皆严拒之。而独于少山，授餐适馆，剧饮联吟，庾公之斯取友必端，则少山人品从可知也。未几，除江右崇仁丞，濒行，谓余曰：“子亦知古人赠言之义乎？”余讽以勿豪饮，而戒狂吟。少山粲然曰：“若此则丞不负余，而余负斯丞矣！”叱驭登车，不顾而去。

◎ 人骨箸记出永定门里许，有地藏庵，主僧陈姓，本刑部吏胥，作奸被黜，髡顶为僧。庵四周多隙地，凡客死者，皆就其地瘞之，而收其值。余春日郊游，过庵小憩，见后院草屋数椽，髑髅累累，杂骨如竹头木屑，堆置墙角如阜。有长经尺余，整齐装列，高与檐等者，则人之臂胫骨也。不禁惊心惨目，呼僧而问之曰：“此何为者？”僧曰：“此岁久败棺破冢，无子孙为之祭扫培植

，暴露于荒烟野草间。衲子随时检拾，将焚化而掩埋者也。”余曰：“此古圣人掩骼埋之义也，上人功德伟矣哉！”时有客语类似楚音，仰天笑曰：“其然岂其然乎？”余异其言，俟出而尾其后，询之，客曰：“余曩者之江右，阻风沙际，同舟有客登岸，袖骨二具出，刀踞切磋之，成八箸，色白而纹理细密，似象牙，货于邻舟。心窃异之，而未敢问也。后相处久，两情颇洽，值酒酣，询其前箸，客曰：”凡驼牛诸骨，色枯干无纹，此夫人而知之矣。象牙纹直，色微黄，而有泽；此商王受所创制以佐玉杯者也。然象产九真日南，非如犬羊牛马之多也。数岁一易齿，能给海内之用乎？今天下之大，比户而索，象牙诸器，不啻竹木，是象牙多于犬羊牛马之骨也。“因以手指其臂，复举足，而指其胫。余惊曰：”然则人骨乎？“曰：”凡色白而纹理细密，谛视之，中有方格隐隐者，皆是也。居是货者，非他人，皆游手游食、说地狱因果、劝人念佛戒杀放生之秃奴也。每岁检拾积贮，私货于治骨之家，以其髑髅杂骨，焚化掩埋，以掩人耳目，由来久矣。“余恍然曰：”然此其所以独取臂胫，整齐装列，不与杂骨混置墙角者乎？兔死狐悲，物犹伤类，胡乃同具人形，忍心惨毒，曾狐兔之不若耶？地狱之设，正为斯人！”

◎ 李少自传李杜字少白，与余同邑里，弱冠北游入铨部，为验封主案吏。日治簿书，夜篝灯读。好为诗，遇有感发，即闭门索句，以抒写抑郁；吟之既久，卷帙遂繁。顾多志微嗷杀之音，鲜温柔敦厚之旨，识者决其终身之落也。与余旅居，仅数武，得以时相过从。量不胜三蕉，相对辄饮，少酣，书空咄咄，欬欺不自胜。余曰：“何忧之深也？”曰：“余肆力于篇什，几二十年；窃冀合乎有唐开元天宝之风格，步少陵太白之后尘；顾姿性鲁钝，学殖荒落，仅如候虫野鸟，应时而鸣，究无当于风人之旨。立德立功，非敢妄拟；立言垂后，宜乎有志之士，力所优为，而余亦漠然不敢自信。半生怵心别目，而为之者，徒供覆酱瓿糊蚕箔之用，能无浩叹？至寒家五世以来，皆一子相承，无兄弟，孑然一身，任宗祧之重。恐一旦溘然犯霜露，李氏宗祀不几绝乎？”余为之恍然。无何，其室人卒，少白作悼亡诗三十章。余曰：“此王武子所谓文生于情者乎？”自是得呕血疾。其东邻卖酒家，有女极慧美，欲购为媵。邻人昂其值，力有未能。因倩画师写己照，著犊鼻涤器旁，一少女当炉，意盖有属也。都下词人，争为题咏。余亦题《贺新凉》一阕。逾年续娶，数月而前疾复作，握手谓余曰：“李氏宗祀从此绝矣！”死后，君以一阕哀词哭李郎耳。其契友徐君名端揆者，囊赀殷富，豪侠好义，能济人之急。少白招致之谓曰：“鸟死鸣哀，以后事累君。”徐慨然诺之。数日卒，卒之前一夕，检其二十年所著诗稿，付之一炬。伤哉！徐经纪其丧，皆身任之，不食言。而更蠲资供室人衣食，可谓贤矣。独是余与少白有鲍子之知，死生永别，不克与徐君分任其事

，少尽友谊。《诗》曰：“每有良朋，况也永叹。”不禁怆然欲绝矣！

◎ 珠市武弁擒奸记珠市口，为京师四达之冲，设都阍镇之；麾下兵弁，昼夜逻察，遇作奸犯科者，即擒送提督府，居民之宁扰凭焉。而武弁之黜陟，亦系焉。忽有少妇与老姬，携一子，居市之东偏。弁士睹其色美，屡挑之，不可犯。然疑其冶容，必不贞，思伺短以泄愤。一日薄暮，见男子叩门而入，与妇问答，多柔昵声；所语又隐约不可辨。弁曰：“假猩猩，频作态，今得之矣！”因密言于都阍，夜半率兵役十余人，升屋而入，就榻上，并男妇执之。天明，正拟讯供词申送，而金吾缇校忽至，始知所擒者，乃夫妇，非犯奸者。男子之昆弟，及妇之父母，已于黎明以夤夜劫掠妇女，列词吁诉矣。男子金姓名德一，售估衣为业，往来于保阳正定间，去必数旬，始返。妇之移居，金未见也。归因日暮，寄行李于同行商侣家，只身奄入，迹固可疑；而弁士挟嫌伺衅，已非一日，捉影捕风，遑辨真伪乎？遂使夫妇居室，比于奸淫；官役逾墙，同于劫盗。质讯后，夫妇释宁，都阍弁士，皆论如律。此说闻诸故老，为雍正间事。

◎ 蜀伶陈银遇盗记蜀伶陈银，走数千里，来京师，入宜庆部。短小精悍，顾盼自喜。演剧时，虽傅粉调脂，弓鞋窄袖，效女子装束；而科诨诙谐，褻词秽语，丑状百出。屠沽及舆台隶，往往拍案狂叫，欢声雷动；其臭味相投，所宜然也。久之，士大夫亦群起叫绝。剧中无陈银，举座不乐。数年间，侑觞媚寝，所得金绮珠玉，累数万。陈银于是居奇炫异，谓京国好尚者如此，凡踵门求款曲者，无缠头之赠，赠或不丰，皆拒不纳。一日，日既暮，有客乘后轮车，被服炫丽，仆从如云，云粤西参议，计偕来京。握手道相见之晚，语次颐稍动，一健仆奉千金至，曰：“聊以表数年来万里思卿之意，待公事毕，尚拟略尽绵薄。”语毕，辞去。陈银私为此人真奇货，持其裾欲留信宿，以罄其囊橐。客沈吟再四曰：“余甫入都门，诸事猬集，无已，明晚当受教，过此无隙矣。”次日，陈银设盛筵，并出其妻妾，艳妆侑酒，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。客令群仆返寓，而屏诸侍席者于重门之外。夜分人寂，潜以迷药入酝中，遍觞诸人，少选皆昏仆。客一声呼啸，群仆从屋上跃下，陈银数年所蓄、侑觞媚寝之费，倾筐倒篋而去。

◎ 叶子春传叶子春，宛平诸生也。贫乏不能自存，同里有温姓者，财雄于乡，生子八岁，延师未就。子春踵门请曰：“某非好为人师，慕台翁高谊，愿厕门下；脯之丰俭惟命，不敢较。”温纳之，然薄其自荐，傲不为礼；一切饮饌，俱草草。子春则先意承志，欲得主人欢而无术也。因谓温曰：“闻翁阍席久虚，微弦未续，宁欲终身守义乎？”温曰：“余欲求美而慧者，主中馈；顾里中难其选耳。”子春曰：“余东邻有女，貌可羞花；翁如有意，愿执斧柯。

”温曰：“是非柳岸小楼，日凭窗而刺绣，人共呼针娘者乎？”子春曰：“然。”温曰：“昨岁已受西村某氏聘，人所共知；罗敷有夫，子何妄也？”子春曰：“以台翁门第，有欲攀附而不可得者？今俯采葑菲，不啻荐萝系松柏；纵措大执迷，有仪秦之舌在！”温漫听而漫应之曰：“好为之，事脱有济，不忘蹇修。”越日，子春返命曰：“日来反覆开陈，几敝余舌，今谐矣，敬为翁贺！”东邻遂绝前约，而更纳温聘。某讼于有司，子春为设策，上下夤缘，当事左袒，某无如何也。吉期已订，温设盛筵，揖子春而谢曰：“始吾以先生为庸人，今而知先生天下士也！从此余家钜细，将并烦先生矣。”子春更诩诩自负。次早，忽仓惶入曰：“昨晚归家，侦知某氏于明日夜半劫邻女矣，事在危急，当先发制之！”温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子春曰：“邻女常从荆妻学刺绣，颇相爱，故余每他宿，女辄过相伴。今夜就余家挟之而归，如探物怀中，翁诚沙吒利，余为古押衙矣！”温曰：“宜先令尊阍知之。”子春曰：“从来举大事而谋及妇人者，靡不败，此事惟余实始终之，毋虑也。”是夕，三鼓，率仆十余人，执械而往。老嫗应门，启之而入，至窗外，闻笑语声，知邻女之在室也。排闥入，令妻匿床后，呼群仆以衾裹女而出，抵温家，则灯火荧荧，笙歌阗咽，候花烛矣。舁女于内，令己女与姬侍为之易妆。启衾，则一秃奴，裸伏床上，口呼佛号，稽颡乞命。温大怒，呼子春，披其颊，并僧逐之。噫！鄙哉子春之为人也！身列青衿，乞怜于贾竖，至欲夺人之妻以媚之。而已之帷箔，暗为缁流所玷，卒之求荣反辱，求亲反疏，亦何为哉！亦何为哉！

◎ 红蛾传大兴陈某，忘其名字，宦于蜀，与同僚昆陵金某缔金石交。金有爱女红蛾，美而慧。陈有子如玉，亦倜傥不群，交相爱慕，缔为婚姻。后陈罢官归里，时金女未及笄、陈子方舞勺也。临别，复申前约。未几陈卒于家，而金则由丞^へ累迁至司马。春风得意，郡守监司，操券可得。阴念陈氏式微，正宜结螭高门，蓬户瓮牖之子，葑菲可弃。而陈子亦以道里辽远，音尘间隔，不复置念，遂纳舅氏之女为妻。越数年，如玉以家业日渐荒落，货其遗产，权子母，恒往来于齐鲁燕赵间。偶过东昌，闲步柳堤，见一家荆扉半启，有女凭栏，柳黛凝烟，桃腮晕玉，心窃好之。凝眸不转，失足堕溪，巾服沾濡。门内出老嫗，款之入室，为易衣履，殷勤询邦族，具答之。忽屏后莺声呼嫗入，私语移时，出曰：“当日官西蜀名某者，系君何人？”曰：“余父也”曰：“然则君非如玉乎？”陈矍然曰：“汝何由知之？”嫗未及答，女即泫然出曰：“君忆与西昌丞金氏缔姻乎？妾红蛾也。曩者翁罢任将归，携君过别，竟日盘桓。嗣父以擒邻邑剧盗，三年中擢至滇南司马；以所辖铜厂亏课，横被吏议，藉资赔补，案甫结，而父母相继殁谢。当日父遇宗党寡恩，故任所无期功强近之亲；妾茕茕孤女，遂遭奸人掠骗。当时不难一死，窃以留清白之身，而致父母旅

様，飘泊风雨，孤魂异域，心实难堪。生死轻重，略为权衡，是以蒙耻忍辱数年。双棺已卜土安葬，父母之事毕矣。而琼浆之饮，已许裴航；玉镜之投，终归温峤。故不辞万里之遥，间关跋履，北上访君。昨梦亡亲谓‘明日堕水者，即汝婿，毋劳远涉。’今相逢邂逅，讵非天作之合？适闻君彩绳别系，秋扇长捐，此君负妾，非妾负君！试问自今而后，焉置妾乎？”陈虽侧然于中，而终薄其章台弱柳，已遭攀折，诡辞答曰：“余济南尚多逋欠，匝月毕收，当携卿归里，毋戚戚为也。”于是治酒作黍，款语终宵。次日，女牵衣揽涕而告曰：“妾身如断梗，所倚惟君；身虽玷，心则洁也！伏冀弃瑕原情，勉供箕帚，六旬之约，敬闻命矣！逾期不至，妾惟投缳伏剑，晤君于梦寐耳！”陈再三珍重而别。至济南，部署装，逡巡北上。抵家以金女事告其妻，妻故贤淑，深咎其忍，陈曰：“不贞之女，动以死自誓，求节妇于青楼，亦空谷足音晦明日月乎？”语次，有婢忽佯狂号泣曰：“妾本清白之裔，因汝负心别娶，俾妾至此。妾之不贞，咎有攸归；况以弱质孤身，物色君于数千里外，心亦苦矣！乃面订两月，托故潜归，君心尚可问乎？妾已于某月日投缳，诉于岳帝，行将与君就质耳！”陈与妻皆惶怖长跪，哀之，许为追荐资冥福，及四时奉祀，皆不允。曰：“然则为卿立木主于堂，而归柩于陈氏之垄何如？”曰：“若此，则妾恨全消，含笑地下矣。”嗟乎！翟公谓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；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当其势均分敌，寅好绸缪，非申之以婚姻，不足尽其契密；迨势分悬殊，即阴图败盟。斯时固惟恐陈子之复寻旧约也。一转瞬而身亡家破，息女为娼，金某能逆料乎？如玉究以稚年寡识，且音疏道远，别婚之愆，按律原情，犹当未减，孰谓天道无知哉？

◎ 玉儿传李重华，江左诸生也，纳雍赴北闾。时都下乐部中有李玉儿者，色艺双绝，名冠梨园；达官巨贾，或纨绔儿，如蝇蚋趋膻秽，日相征逐。他人惟凝睇而望，不敢近。欲登其堂，必执贽；贽不丰，相接亦落落，茶一盂，寒暄数语，即退，不能腆颜久踞宾座也。生偶过歌楼，见之神魂飞越，不能制；思与握手道款曲，而客囊羞涩，莫尽绵薄，惟日携杖头钱，往院中观演剧。久之，贽尽，典质亦空，不能作顾曲周郎矣。因访其居址，日伺门外，俟登车，即先于其所往候之，如是半年。玉儿窃怪于中，欲询之，而未发也。一日，大雪迷漫，赴显者之约，元阴昼晦，衢路人稀，而平日之踟躅道周，眈望颜色者，又冲寒冒雪，侍立车侧矣。玉儿问曰：“君何为者？”生泪涔涔下，呜咽不能语。邀之入室，叩知其故，玉儿笑曰：“君既读书，当思奋迹云路，以图进取；不宜妄自菲薄，落至此！虽然，士为知己者用，女为悦己者容，足下我之知己也！请为君作居停主人，勉供膏火，复理慧业何如？”生唯唯。适某显者诞日，玉儿属生赋诗百韵以进。时祝嘏者联幃累轴，而名作独推生，显者

大悦。由是玉儿益爱敬生，联床语夜，漏座衔杯，凡可以娱生意者，靡不尽。逾年，秋闱报捷，继登进士，入翰苑，重华属卮酒抚玉儿肩曰：“余向者丧志落魄，几堕泥涂，微卿何以有今日？敢叙雁行，用答高义！”玉儿因呼生为兄。凡平日相与往来之达官巨贾，及纨绔儿，皆谢绝不复与通。后生出知某州，既典郡，自簿书外，皆玉儿一人总持之。相从数十年，交情不替如一日。重华卒于官，复经纪其丧，抚其幼子，若犹子焉。嗟乎！天下之至微极贱者，莫优伶若矣。乃亦知有知己之感，引手穷途；及知其怀才不偶，虽衣敝履穿之士，亦敬奉之，不敢忽，若预料其能发迹于异日者，孰谓伶人也，而可忽诸？

◎ 义夫贞妇传程允元字孝思，世为淮南望族。父勋著，运蹇莢于维扬，日渐凌夷；遂弃其业，游京师。北平平谷人刘登庸，谒选铨曹，邂逅逆旅，缔为婚姻。时刘女程子皆稚年也。刘除河东蒲州守，六旬无子，署中惟老妻弱女、臧获数人而已。妻寻卒，刘感怆欷，遂得疾。临终，谓女曰：“淮南程允元，汝婿也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当谨志之。”卒后，女扶柩归葬。勋著自刘抵任后，亦数年物故。孝思服阕，正拟赴晋，闻外父卒，遂直趋平谷，访其乡邻。云：“女葬亲后，不知何之。几椽老屋，迄今犹扃锢也。”程以萧条行李，走数千里道，裘敝金残，大为逆旅主人白眼；踣躅穷途，势将潦倒。会逢侠客，赠以赀装，得逡巡南返。先是刘居官清介，故卒后囊无余资，女以针黹度日。里中多其贤淑，求婚者踵接于门。告以罗敷有夫，而人未之信也。女有姑母，出家津门接引庵为尼，潜往依之。尼劝其披剃。女曰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岂敢毁伤？且父于易簧之辰，犹谆谆于程生姻事，焉敢背之？惟有匿迹销声，以杜悠悠之口。截发毁容，不敢闻命矣。”由是深藏密室，虽三尺之童，不获覩面。朝夕仰天默祝，冀一见程生，死不憾。而孝思自落拓归家，生计益绌。或有劝其别求匹偶者，孝思愀然曰：“刘女存亡未卜，亡则已耳；脱其尚存，守贞待字，弃之不祥。《诗》曰：”不思旧姻，求尔新特。‘吾不为也。’“鬼然独处，几三十年。年且五十，藜藿不充，课蒙于漕艘，南北往来，岁以为常。乾隆丁酉四月，舟次津门，与旗丁某，登岸入茶肆。适有语刘女事者，谛听之，得其详，遂诣庵求见。老尼为陈颠末，尼转述于女，女曰：“桃夭梅实，所贵及时。衰年缔花烛，闻者齿冷矣；敬谢程君，三生缘薄，夫复何言？”程要之再三，终不允。遂吁诉邑宰。时宰为金公之忠，良吏也，即命驾赴庵，反覆劝谕，责以大义。次日，延女进署，与程合卺。一为旷夫守义，从无狭斜之游；一为处子怀贞，不作失时之怨。故两人年皆五十有七，齿未摇，发未白，面无梨冻痕，不知者咸拟为四十许人也。夫古今贞义者不少，然女贞而男或不义，弃秋扇而长捐；男义而女或不贞，慕《有狐》以寄咏；未有相隔数千里外，闻问不通，生死莫必，彼此各矢贞义，积三十余年如一日者。卒之天

佑善人，为之作合，于颠连困苦百折不磨之后，谓非熙朝盛事欤？金明府既成其美，复为详请旌奖；而又虑义夫贞妇之无以归，归无以养也，于是首捐廉俸，为诸鹺商及绅士倡。一时倾助者，金错纷投，夫妇得买舟南返，构室置产，若素封家。客有自淮南来者，谓孝思归后，连举二子。相传妇人五十而信水绝，今刘女六旬而孕，此又古今来所未有。岂彼苍赏善，必曲为周旋，有加无已，不使一毫缺陷，以为世劝乎？刘女以衰年花烛为嫌，若世之及时婚媾，饱暖安逸，至中年夭丧，或垂老孤贫，其视程刘又艳羨不遑矣！

◎ 陈天隐传南西门外，多农。有陈天隐者，祖若父，皆胼手胝足，负耒耜而耕，终年未尝得饱食。天隐十余岁，父令业农，对曰：“耕云锄雨，所得几何，而役役于此耶？”秋稼登场，父储谷以偿租。天隐私棗之，曰：“某货可居。”旬日间获利数倍，父奇之，听其居积，不十年，富甲一乡。其持筹握算，丝粒无遗，而尤能辨金色之高下。凡金色等差，自一逮十，习之者，从师指授，越三四年，尚有毫厘之失；天隐一寓目，莫有能欺之者。晚年，两目失明，市侩儿咸揶揄之，谓：“陈氏子，数十年来，恃其双眸炯炯，今而后以铜铁锡作金付之，亦将什袭而藏，尚敢踞，逞其喋喋耶？”天隐闻之笑曰：“盍请试之！”持金嗅以鼻而辨，不爽。于是咸惊诧以为神，且有啧啧叹羨。谓天隐一生，何自得此神术，以致富饶也？天隐曰：“凡五金，皆有气，公等未之审耳。昔狼荒国人，与中国互市，遇夜以鼻嗅金，古其有法，余能审其法，以意会之耳。”或又曰：“子每遇货物，居之辄获利，非有前知之术乎？”天隐曰：“余亦以天时人事，测之耳，乌有术？且余之所以为此者，念祖父历世耕耘，劬劳无补，因改农而贾；商贾之人，惟利是图，昔贤所鄙。《诗》不云乎：‘如贾三倍，君子是识。’余滋愧矣！”于是都下士大夫闻其说者，咸叹服，多其能货殖，而且知义也。其以农夫子，恢廓祖父之业也，宜哉！

◎ 正阳门记灾珠市，当正阳门之冲。前后左右，计二三里，皆殷商巨贾，列肆开廛；凡金绮珠玉，以及食货，如山积。酒榭歌楼，欢呼酣饮，恒日暮不休，京师之最繁华处也。庚子五月十一日午后，居民不戒，失于火，黑烟迷雾，烈焰飞飏，不可向迳。提督及五城员弁，虽竭力沃救，亦杯水车薪。至二鼓后，忽延及正阳门外郭之敌楼。楼高五丈有奇，皆以巨石，无一椽之木为祝融氏引缘；周围炮穴，凡七十有六，火自穴中横贯而出，光照数里。余时侨居打磨厂之东，相隔仅数矢，窃念客中长物，剩有青毡，即付之一炬，无足介意。乃竟获幸免。至次日晨刻始熄。回禄施威，何其暴也！然是焚也，毁房舍器物，而不伤人，殆子产所谓“民望知畏，故鲜死”欤？

◎ 侠客传窦店距彰义门二十里，为旅客尖宿之所，亦南北往来必经之地也。离辇毂切近，金吾缇骑，恒侦探贼盗，盘诘奸宄，凡异言异服、形迹可疑者

，擒获无得脱。一日，有客黑面虬髯，自北而南，语音似楚；结束整齐，跨黑卫甚骏，佩刀外，无长物。入店呼主人，速治具。解腰缠出白金一囊，陈几上，属买鸡豚牛酒，多多益善。主人曰：“此物宜善藏，露虞有失。”客曰：“此物予得之甚易，爱者任取之耳。且予踪迹遍天下，未逢豪客，岂蕞尔窳店，转为萑苻之藪乎？”少顷，酒肴罗列，客掀髯大嚼，连酌数十巨觥不醉。而下酒物已罄矣。因以余酒斗许，倾瓦盆，饮黑卫，熄灯而寝，〈鼻勾〉声雷动。逆旅主人白保甲，旋有汛弁暨缇校数十人，围绕户外，拟俟天明执之。日向晨，客启门欲出，众人圜而前。客笑曰：“昨宵不戒，陈金几上，汝曹今欲白昼行劫乎？”举手一挥，众皆颠仆。村中有张姓者，拳勇绝伦，而尤长于枪，人以张铁枪呼之。闻喧呶声，疾趋而至，举手砍客胸。客骈二指，拨其颊，张即仰仆数十步外。客曰：“如此伎俩，亦欲与乃翁较胜负耶？”张故以拳勇自负，授徒数十人，今为客所辱，愧且愤，呼徒毕集，环而攻之。客于众中夺一棍，四面挥击，中者辄仆，无敢近跬步者。客于是从容就枥下整驴鞍跨，于背拔佩刀，向饮马石槽上一挥中断，曰：“以汝曹顽骨，只须以木棍，朴作教刑。若试以佩刀，一村无噍类矣！”发声长啸，烟尘滚滚，瞬息不见。

◎ 吴小将军传己巳之冬，余自汴入京，僦居樱桃斜街之旅店。旁舍有客，彻夜尹唔，继以歌啸。次箕踞之，方早覘坑上，擘豚肩而食，连举巨觥，旁若无人。时朔风怒号，彤云酿雪，舆夫、卖菜佣，且反披羊裘，若渔蓑，犹耸肩缩脰作齧觫状。客衣单合，脱帽露肘，额上汗津津也。坑无衾褥，而书籍纵横，几榻皆满。因入室，与之接谈。客笑曰：“仆饮食之人也，风尘劳悴，寂寞枯槁，无当世用。不祥姓字，何足为足下告？”稔视其年约二十许，语音类吴下。因私询逆旅主人：“客何为者？”主人曰：“客来匝月矣。至之日，时方夜半，叩门甚急。启之，两健儿负箱篋置之而去。问其姓氏里居，皆不答。视其行李萧条，而书籍甚富，必非暴客，故任其居处，而不疑。然一月来无交游往还，日用饮食过侈，而白金累累。日者有乡人自塞外归，云昨岁严冬，遇客于榆关道上，轻裘肥马，行李甚都。其夜同居逆旅，有绿林豪客，十余辈，持白挺弯弓壳矢，思创其赀装。客夺挺纵横挥击，中者辄颠，掷十数武外，不能起，余皆伏地乞命。客曰：”鼠辈不足污吴小将军刃，急昇去，毋缓。‘于是盗皆扶掖，背负而散。其为系出延陵，而鸷勇且健，将军之称，非夸语也。“会余有保阳之役，返逾旬，而客去主人。谓余曰：”吴小将军于前夕款段出都门矣。“余曰：”嗟乎！客果何许人乎？其狼啖牛饮，则有炮凭陵、暗鸣叱咤之风；暴客猝临，从容格斗，则俨然可驰骋熊罴之队，而争上驷。至于行装萧索，而典籍横陈，则不啻窳威之窥、杜预之癖也。古人上马杀贼，下马作露布，安知非客所优为？”

欧阳永叔曰：“天下尝不乏奇伟非常之士，而消磨

老死于山林之间，卒不得而见者。天下无事无繇知之也！’余终不知客为何许人也。”

◎ 毛老相公传前明洪武初年，凡老民年七十以上者，例得朝覲。有新会人毛某，奏对明敏，高皇因问曰：“朕筑室后湖，藏天下黄册，宜作何向？”毛对曰：“东西为佳，早晚日晒，庶无霉湿虫蚀之患。”高皇首肯者再。室成，遂坎地，埋老人于其下，曰：“浼汝谨守，无废朕命。”故虽历年久而充栋之册卷无恙。宏治间，户部尚书郑琛，尝于日暮坐后湖厅事。见一老人揖而言曰：“吾为朝廷守册，百四十余年，未蒙当事诸公只鸡樽酒之赐，恐非所以待有功也。”今京师六部中，亦有毛姓，相传系会稽人，曾为部中主案吏，卒后葬永定门外。凡有年久案牍，卒无可觅者，望空默祷，其应如响。三月某日，为毛君生辰，奉瓣香而称祝者，相望于道。每岁清明，部中从事者，咸携樽挈，为之祭扫，如子若孙，奉祀其祖父，不敢懈。新会毛君，既不得其死，死后越百数十年，曾无知者，至向当事而乞食，亦可哀已！而会稽毛君，则扫墓有人，生辰致祝，牲醴之奉，终岁不绝。均为朝廷守案牍，而幸不幸，悬殊如此，可发一叹！

◎ 朝鲜使臣记友人卢药林，于琉璃厂书肆，晤朝鲜使臣。视其貌，清俊不凡。进与语，各不能辨，因以笔墨作问答。自书洪姓，名大荣，号涵斋，曾五举于乡，始登进士，今官翰林。盖其国乡会试，以诗、古文、经解，分三场；会试不售，仍与秀才同入秋闱，不赴，则以诡避论。科目之难，视中国为尤甚焉。间述其榜后忽委顿，无疾而呻吟床次，朝夕入睡乡，家人强之饮食，未毕，<鼻勾>声辄起，数月始醒，因又号“足睡居士”云。药林赠以诗，将归，握手不忍别。逾年，复奉使入贡，遍访药林、丽药林旋里。又逾年，使臣李命圭号耦山，亦晤药林于书肆，询涵斋近状，则进秩兰台矣。将归之前一日，耦山留赠彩笺清心丸数事。又出其著《陶情集》索题，冲容和雅，似合乎开元天宝之风格，所谓取法乎上，得乎中者。相传朝鲜为有殷箕子之后，故其国崇学校，明礼义，弦歌雅化，犹有存焉。药林故工书，因作楹句赠之曰：“快睹彩毫传丽句，偶怀旧雨得新知。”又属其携赠涵斋曰：“望月三秋梦，挥毫万里情。”余时在座，亦口占七律赠之，“衔命梯航覲紫宸，风流文采羨词臣；圣朝柔远宣恩渥，荒服输诚入贡频。旧雨新知皆系念，彩笺灵药总宜珍；小明莫向归程赋，计日帆收鸭绿津。”

◎ 国初某中堂国初，某中堂势位隆赫。有张姓者，以商贾起家，积赀钜万。为人鄙俚不文，拙于语言，百计夤缘，将登仕籍；与中堂之从弟，缔为婚姻。因谓曰：“余与若，既为儿女联姻，则若兄亦忝在姻末，而从未识面，上游寅好知之，殊减颜色；倘得引之一谒，拜君之惠良多。”弟曰：“谒见殊易易

，虑君语言获戾耳。”张曰：“君盍教之，当默记不忘。”因授以颂扬及寒暄数语，令复之无讹，遂为先容。越日，进见，中堂曰：“壮年筮仕，展新猷，布雅化，老夫与有荣矣。”张面赤，汗淫淫下，蹙而对曰：“久仰大人老奸巨猾，为朝野所畏。”中堂大怒，拂袖入，从者挥之，垂头丧气而出。人谓张之拙于语言，固也。而中堂之老奸巨猾，诚然不谬。张殆闻之已稔，故仓卒间信口出耳。

浙人徐姓者，除湖南祁阳宰。时陈公讳辉祖，抚浙，适入覲在京，因往谒之。陈家祁阳，谓曰：“敝乡凋弊日甚，茧丝保障，其在君乎？”徐曰：“楚人多诈，由来已久，当创惩之。”陈公为之默然。

◎ 梁中堂义女会稽梁阶乎先生，由户部侍郎，晋爵大司农。圣恩优渥，宣麻补袞，拭目可俟。有某翰林，令其夫人执贽登堂，拜先生为义父。拜毕，出怀中珊瑚念珠，双手奉之。先生面发赤，疾趋而出。某夫人持念珠追至厅事，圜系其颈。时座上客满，皆大惊失措。越日，有人题诗于门外曰：“才从于第拜干娘（金坛于中堂妾，封淑人。某夫人，其义女也），今拜干爹又姓梁；热闹门墙新户部，凄凉庭院旧中堂。翁如有意应怜妾，奴岂无颜只为郎？百八念珠情意重，临风几阵乳香花。”余同乡章石斋，与先生乡榜同年，时亦在座，亲见之，述于余。问翰林为谁，笑而不答。

◎ 聋隶直隶河间府献县城隍庙，泥塑皂隶，昂首注目，状若倾耳而听。相传隶两耳无闻，善为人作“龙阳”之媒。焚楮镪，附耳私语者，实繁有徒。有戈姓者，悦邻人子，谋之岁余，而莫谐。或谓邻子曰：“戈某属意孺子久矣。子饥推食而食，子寒解衣而衣，其通殷勤竭诚款者，非一日。而子守身如执玉，拒之实严。闻某将祷于城隍庙之聋隶，吾悯子之无知也，而虞子之终不免也。”邻子笑曰：“吾必有以遂其欲，子静伺之，当有所闻，”一日，日既暮，戈某入庙对隶长揖。未及至祷，忽暗中一人突起杀之，并毁隶像，纵火焚庙。有司捕之不获。余客乐城，土人为余语之如此。今庙中复塑聋隶：侧其首，目睨视，作倾听状。而祷之者殊罕。岂经邻子杀人焚庙之后，城隍神能戒饬其隶，不复使作奸犯科于殿庑间乎？抑土偶之隶，前此狐鬼所凭，以博楮镪牲醴之奉；而庙中赫然危坐之城隍，虚有其像，灵爽固未之式凭乎？是俱不可解也。亦存而不论可也。

岭南潮洲揭阳城隍庙，亦有聋隶。人俱呼为“三官”。有调变童不得者，焚香隶前，以指抉其耳窍，吻近窍，密祷之，事无不谐。谐后酬以牲醴，肩摩踵接，日夕不休。若忘其有城隍神，垂绅正笏危坐于上者。或曰：城隍最灵异，凡入庙不诚者，殛无赦。所以有求于隶，必吻接其耳，虞城隍神之有所闻也。夫城隍载入祀典，非寻常淫祠可比也，其神必聪明正直。所辖邑内，极穷

乡僻壤，善良奸佞，不能逃其监察；非如人世邑宰，耳目有所不及，辄受吏胥欺蔽也。乃殿庑之间，相离咫尺，终日任其交头接耳而不疑，视牲醴香楮之献而不问，隶果耳聋，神则聋且矣！凡仕于粤者，计偕来京，恒为余道粤人之奸慝，日甚一日，不可以理谕，不可以德化。或者藉神道设教，以儆愚顽，知所忌憚！兹则案下之隶，日为淫褻之媒，而神梦梦毫无闻见，则无藉之徒，安得不恣意妄行，常罹法网哉？

◎ 西峰活佛记西峰活佛者，顺义之村妇李氏也。夫张某，早死。遗二子，其一出家为僧，贫难自给。乡人任五，素笃黠，与妇有私。因谋结草庵于西山，谬施符水疗疾病；求治者，焚香于前，视烟之聚散，而辨其休咎焉。时或偶中，互相传播，远近闻风至者，摩肩击毂，檀那之施，橐遂以丰。于是度地鳩工，创新寺宇，榱薨{亡木}〈广留〉，金碧庄严，飞虬栋而舞蟠螭，驾虹梁而曳文杏；昔之蓬户泥垣，变为蕊宫绀殿矣。因以西峰名寺，而自称“活佛”云。殿中设莲座，黄绮为拈。布金者至，皆持香长跪，匍匐稽颡。妇则合掌趺坐，不为礼。而金少施薄者，且不容溷入也。始犹奔走村氓，继而缙绅家，亦趋谒恐后。香车宝马，云髻花钿，居曰焚修，来为祈福。男女既杂，奸宄从生。而林选佛之场，遂为巫峡行云之地。缙骑访闻，金吾擒治。籍其所蓄珠玉金绮而外，违禁之物，难更仆数。遂与任五并按以法；往来狎匿者，置不问，存宽厚励廉耻也。嗟乎！自大雄氏有讖悔之说，而淫恶狂徒，遂藉作逋逃藪。谓频呼佛号，可消罪孽，行且获福；况活佛当前乎？其望风而趋，何足怪！乃一入其域，如溺深渊，古来烧香聚众，遂至杀人谋逆，渐其可长乎！

◎ 郑少白传郑琨字睦堂，号少白，家萧山之湘湖。少孤，育于舅氏，读书寒暑，昼夜不懈；象勺之年，业大进，补县学生。会舅除山西介休令，使总司出纳。介休为山右膏腴之邑，计终岁金钱出纳，约十余万。司其事者，持衡握算，分其羨余，亦可得数千金。少白夷然不屑，曰：“余不胜斯任，请谙会计者主之。”会稽梁阶平先生，为晋参议，好奖引后进，亟称之，招入幕府，语之曰：“子制义博功名，有余矣！然学者尝淹贯古今，精研道术，岂区区寻章摘句已乎？”少白因北面执弟子礼，更肆力为古文辞，旁及诗歌，间摹晋唐法书，及篆隶。每遇秋闱，担簦归里。屡试不售，无愠色，曰：“余学业未进，其谁尤？”迨北闱又蹶，而进取之志始衰。尽焚其素所读书，日纵笔临池，书法益进。时梁公已进爵户部尚书，少白自岁时诞日一谒外，虽招之不往。梁公谓曰：“予果志高行洁，然独忘师生之谊乎？”京师逐声气者，咸托求梁公书以纳交于少白，皆谢却之。独与余晨夕过从，饮酒论诗。尝属余作山水小幅，余曰：“画不徒作，当易之以书。”少白欣然。时当雪夜，挑灯呵冻，为书惠连、希逸《雪月》二赋。余亦如约报之。其中表某，数以缣素索画，余不

答。会筮仕安徽，脂车待发，见画欲持去；少白不可，某解狐裘易之。少白曰：“余岂市佞狙猾，肯以良友所赠，易狐裘哉？”其重交游如此！生平不啻于财，好周人之急，故随舅氏任数十年，橐无长物。居恒慨然曰：“安得十数万白镪，散诸戚友，及桑梓之贫乏者，匝月而尽，不留锱厘为快？”倘少白得遇于时，古人义田麦舟之风，何多让焉？余因窃怪夫世之财雄闾里者，虽兄弟急难，欲其探囊，铢两是靳，曰：“余苦心滋殖，将以贻子孙也。”强之词色俱厉；而其家恒得粟红贯朽，享鲜衣美食之奉。而慷慨好义之士，每沦落终身，不克少伸其志。此司马子长所以有“天道难知”之叹欤？后其舅坐法，死于京，少白遂失所依。经纪丧事，扶柩南旋。逾年卒。其生平著述，不轻示人；一子尚幼，死后孰为编辑遗文？余悯其笃行好学，湮没而无传也，故为之叙述如此。

◎ 酒瓮贮云记张子右铭，其先与余同里。祖某，贸迁北平，往来热河，遂家焉。距热河二百里，为木兰，皇上每年八月秋，围猎于此。右铭性豪纵，喜游览，恒策蹇随銮舆之后，而瞻羽毛车马之盛焉。一日，遣仆贻余两瓮。瓮即吾乡储酒器。以棉纸封口甚固，而题四言于其上，曰：“无心出岫，郁勃丹垠；储以瓷瓮，远赠畸人。”余不解所谓。仆人曰：“此带隐山梁白云也。其地距热河二百里，万山围抱，正中高峰，名带隐梁。每阴雨时，以洁净瓮，贮少水，置山顶，云即迤邐而入。俟其满，用纸层封，遇天气清明，微风不，钻小窍，云即缕缕出，足称奇观。”余随试之。一线从窍中起，若薰炉篆烟，袅袅不断；始而蔼然，俄而油然，袭衿袂，绕檐除，轮杳霭，郁郁纷纷，渐而匝地围天，日色晦暝，诃诃然几疑大风之将起，欲乘之而游帝乡也！噫！以天下之大，古今之久远，凡事之未经耳闻目见者，岂少也哉！

闻其地又有喷云，虎形，如守宫，而大倍之；眉有五道，土人因又呼为“五道眉”。匿山砌中，恒翘首张口吐白气一线，至天半，即成白云。

◎ 张晋传太原张晋，世家子，丰姿秀整，眉目如画，潘岳、卫，不足喻其美也。年十四，应童子试；学使爱其俊秀，补邑庠生，且置前列。每出游，市人咸属目，围绕如堵墙，啧啧叹赏：“为何处玉人，其叔宝、安仁再世乎？”妇女遇之，则更流盼。或投以巾扇果饵诸物，晋皆不顾，投弃道旁。同行者笑其迂，谓：“子欲学鲁男子乎？”晋曰：“天下至秽者，莫如妇女，乌用此不洁之物浼我哉？”秋闱屡蹶，郁抑莫伸。而议昏之冰人，又往来其家。恶其烦扰，遂挟策入都，思纳雍赴北闱，僦居沙河门之夕照寺。其地荒僻，四围皆丛葬，寺僧慧通，少年狡狴，不修净业，至以红紫绫绮为褻服。寺旁村妇，少有姿貌者，咸诱至禅室，高歌酣饮，略无顾忌。一夕，有少妇冶容艳服，赴慧通之约，误入晋室。晋方灯下作文，一见不问何来，举砚掷之，中臂

，拔壁上刀逐至门外，妇惶惶遁去矣。于是大声呼僧，慧通不敢出，令其徒谢曰：“先生休矣！荒刹鬼狐渊藪，凡端人硕士，过此者无敢戏豫。先生不自警省，黑夜持刀，或伤僧众；犖穀切近，不识先生将何以自处也？请移文几，别驻高轩。”晋不待旦，即诣其友人处，叩门而入，告以故。友曰：“深宵佳丽，无因至前，不纳拒之可也；何必引砚以投，拔刀而逐？足下其梁萧之后身乎？”盖萧督恶见妇人，在数步外，即遥闻其臭。每幸姬媵，必病卧累日。人之情性乖僻，有如此者！晋后终身不娶，亦不知其所终。

◎ 夏熙传濮州人夏熙者，父母早丧，依于舅氏。舅使与诸子同就塾，极敏慧机警，过目辄了了。尝与诸儿戏，入土地祠，登踞神座。或曰：“获罪于神，必降罚。”熙曰：“土地何神，敢作威福？安知余他日不为土地？或更出其上乎？”及长，随舅懋迁入都，适朱仙镇河决，堵塞疏浚，计需帑数千万。因开豫工例，熙货其所蓄，以报捐。舅曰：“汝家祖父以来，皆业农贾，无登仕籍者。忽尔易辙，倘有蹉跌，为乡邻耻笑不浅矣！”熙曰：“丈夫当奋迹云路，显亲扬名，岂能荷锄负贩，老死牖下，以守旧业乎？”需次铨曹，授热河巡检。热河去京师四百余里，为今上每年避暑之所。而巡检者，职守斯土，日伺宫门，与王公大臣，并内侍等常相接。周旋应对，毫无陨越，谕理诸务，亦皆得当以报，且各得其欢心。而士民之敬爱尤甚也。金坛于中堂，亟称之。常谓周制军元理曰：“贤能如夏巡检，何以久居矮屋，俾不得抬头？其量为擢用何如！”周公诺之，方拟迁除，而熙卒。越三年，于公悯江左客死者众，纠在京宦游者，购隙地于宣武门外之土地庙斜街，作义园，以安旅榘。择同乡淳谨者守之。每夕鬼魂嘶号惊扰，凡往来及附近居民，均为之不安。时天师入觐，于公乞符录镇之。天师曰：“人鬼虽殊，其理则一。人有贤愚善恶，鬼亦如之。必有跳梁鸩黠之徒，争强欺弱，夜台为之不宁。宜择同乡生前有硕望而卒于京国者，作土地神，以资弹压。”于公曰：“此席微夏熙莫充其选。”即为立庙塑像，像成，酷肖其生前，凡当日与熙识面者，见之无不知为夏熙也者。而义园之旅魂，从此安堵矣。噫！夏君童时，即有作土地之语，不谓践于数十年身后。且塑像惟肖，夫岂偶然也哉！

◎ 记神相阜城门外，有张姓者，忘其名。尝荷筐击小鼓，收买服饰及器皿诸物以糊口。有邻女，父母俱卒，相从为妻。一日，得小垆秤之重五两有奇，尘滓蒙积，铜与铁莫辨也。磨之，色灿然，知为黄金。从此居积致富，不数年，家赀累万矣。有相士，决人休咎，无不中。张与友数人访之。张故炫其服饰，相士遍视诸人，皆隐约其词；独于张笑曰：“子相当乞！”张大怒，为侮己也，欲殴之。友劝而止。或谓相士曰：“子之相，神术矣。凡士农商贾，与置身仕籍者，改其装束，以试子目力，如鬼怪遇犀照，莫能隐其形。今张家

势，实衣纨食肉，粟红贯朽；而子直诮之曰‘乞’，其亦有说乎？”相士曰：“凡定人穷达寿夭，不在目前，而在异日。若仅在目前而论其情状，夫人而知之，何待相乎？虽然，吾熟视张君，月角有光，其妇必有奇相，暗助其夫。惜乎纵理入口，其纹渐显，终当穷饿。”其人抚掌曰：“先生真神相也！张某尝夸于众，谓其妻腹有紫毫蟠缩于脐，引之长尺许，异日富贵寿考，不可量。今先生语及此，洵非诬矣。”相士唯唯。后其乡人遇张，辄戏之曰：“尔何能徒享贤妻一毛之福？曷不拔之而利天下乎？”张愤极，伺其妻熟寝拔去之，以示人曰：“今而后予无藉此毛矣！”其妻诟詈相加，终朝反目。未半年，而妻卒，又数年，而张果落魄穷饿以死。噫！燕颌虎头，公侯可致；鸢肩牛腹，溪壑难盈。许负之相亚夫，师圭之相士雅，靡不谈言微中。精斯术者，能逃其鉴别哉！

◎ 丰台卖花女传出南西门外数里曰丰台，居民咸以种花为业，四时红白相间，芬芳袭人。而惟春夏时之芍药为最盛，连畦接陇，一望无际，皆“婪尾春”也。有陆生者，不知其里居名字，仪容俊拔，衣履鲜洁；而性情豪放，携童挈樽，就畦畔，席地饮。有女郎，年约二十余，采花盈筐，过其前；虽裙布荆钗，而风姿韶秀。生调之曰：“花卖乎？”曰：“携归供佛，非卖也。”生曰：“分惠可乎？”女即置一枝并头者于地。生曰：“伊其相谗，赠之以芍药，当为卿咏矣！”女似有所解，晕红粉颊，嫣然一笑而去。生因送之以目。不过数十武，即其家，启扉而入。生神魂若失，举酒连饮数觥，玉山颓矣。酣睡畦间。惟时夕阳欲下，童呼之不应，掖之不起，遂大哭。忽有老媪，招童去，见采花女倚立门外，向童询生姓字，及家世甚悉。因谓媪曰：“昨宵之梦验矣！”媪曰：“沉醉若此，当非好儿郎，汝自主之。”盖女黄姓，名若兰。其父在日，有花田数顷，终岁自给有余。女无兄弟，惟与寡母日相处，自幼喜文翰。顾生长农家，苦无指授。然颇工相术，父母爱之，令自择配，无当意者。故年近三十，犹守贞不字。先一夕，梦神授兰花一枝，曰：“明日云间陆士衡至此，汝宜赠之。”顷见生饮于花塍，神彩弈弈，窃动于中。询其姓，恰符所梦，鼓琴瑟而谐伉俪，神命我矣。生醉醒后，已三鼓。媪邀之入室，作黍食之，告以梦，且微示以意。生大悦，次早归，倩媒备礼，遂成夫妇。

◎ 记录云贞致夫书范秋塘，淮南诸生也。早失怙恃，倜傥不羁，恃才驾傲。继母某氏，素悍。秋塘不能供子职，遂以忤逆呈当事，谪戍伊犁。其妻云贞，淑而多才，擅长笔札，工吟咏，恒致书万里外，与秋塘相问答。金坛相国犹子和同，在戍所，时相过从。秋塘每出妻手札以示，于君叹服，录藏篋底。遇赦来京，以札示同人，约四百余言，缠绵哀怨，如不胜情。书后复缀七律四章，亦宛丽清和，真扫眉才子所不如者。一时都下传录，几于纸贵。余惜其才

，悲其遇，因记之，以广其传：忆自枫亭分手，倏指几十年矣！远塞风烟，空帟岁月，个中滋味，领略皆同。然侍慈母之晨昏，抚儿女以欢笑；贞虽隐忧耿耿，尚有片晌宽慰之时。独念我夫子只身孤戍，谁与为欢，问暖嘘寒，窥饥探渴？凉凉踽踽，不知消受几许凄其！贞虽相距万里，而清梦离魂，心实遍为想到。“思君十二，九折回肠。”此语夫岂欺我？九年中七奉手书，仅寄覆三函，便果罕遇，笔尤难罄。零词片语，未足以慰绝域之盼睫也。前岁端阳后一日，得密书于四爷处。书至之日，适贞抱病之时。投递参差，几成不测。幸莲姐解人觑破，遮护支吾，伤寒濒急之症，转得冷汗涔涔，二竖寂然退避。伏枕卒读，感慰悲欢。少顷，母亲持书至榻畔，笑语贞曰：“锦儿脱罪编氓，归期可望。来禀愧悔无聊，想已折磨俊改。我今却也怜他矣！”是皆夫子孝心所感；不然，此语正未易闻也。丙申七月，托劳姓所寄一信，已备述别后景况矣。迄今又将三载，中间情景，大概如斯。新莹树木整齐，围墙完固，岁时伏腊，扫祭如常。湖水平漕，不致侵入，可以放心。母亲康健如常，饮食如旧；惟疾症时发，精神稍衰，细书不甚了了，是虽可虑，亦无可如何耳。老叔官星照命，别房分无一问者，亲友族党，概同陌路。大姊夫、姊姊，虽不甚冷落，亦初无大照应。二姊夫已作故人，二姊在东，音耗已见前书。六姊夫、姊姊，远在楚省，音问久疏。翼庭大兄，人虽刻薄，但母亲倚赖之人；嗣有书来，总以一味谦让感激，庶可不失其欢。至负心人，今已移居他所，罕覩其面。然虽免萋斐之言，暧昧之事，怱患于夫子之前。贞惟忍性坚志，洁身立脚，杜渐妨微，以期尽吾之所当尽。至于青蝇墙茨之嫌，夫子信与不信，又何敢必？总琼女在时，尚可自解。母女相守，何惜人言？不幸又于酉岁八月十二，出疹夭矣！十五年辛苦属望，到今尽付东流。草草治棺，瘞于莹侧。没之前夕，捧贞颊悲啼曰：“爹爹离家几年矣！儿倘没后，万勿寄信知之！”今忆此言，不禁泪如泉涌，更何待残稿遗书，惊心玉碎；零脂剩粉，触目兰摧耶？丁郎读书，颇有父风。惜资性敏而欠沉潜，务高远而不知简练。诗词却有新颖奇想，制艺则大驳杂不纯，不过青青子衿，非馆阁中人物。今因病中，不能抄录诗文，后当寄阅。来字询所从师，十二岁以前，经书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唐诗》、《庄》、《荀》等书，皆贞口授，温背熟习。乙未仲春，始就杨先生肄业。开笔后，杨先生选教辞去，继以卜权斋训迪。权斋教法颇严，贞亦不假词色。馆散回家，仍课以诗词。惟母亲姑息太甚，不得不仰体慈怀，稍为宽假耳。贞母于丙秋患病，延至酉春二月六日，遽尔长逝。两老人一生血脉，惟贞一线之存。六十年镜花水月，情深半子，能不酸痛耶？庸原非己出，漠不关心，只知收卷家货，良可哀恨。贞自遭此变，愈觉难堪，颗粒缕丝，均无所出。家务母亲经理，岁入不敷。贞屡拟将无用舍字典售，而护恤不舍，徒令风雨剥蚀，半成荒

废之区，近亦倾颓过半。几处租息，又被负心人据为已有，折变一空。仅留败屋数椽，聊蔽风雨；零砖碎瓦，大非当时景象。从前缓急可商之处，近皆裹足不前。遇有急需，不轻启齿，正恐无济，反惹笑谈。所以冯郭处，绝迹多年。间承四妹霞姑等，投以钱物，时询夫子近状，情意颇真。些小通融，尚可资助，亦恐久而渐衰，难保始终如一耳。顾其淳淳怀旧，思慕之忱，未可负之。节次嘱带瓶口扇套鞋袜诸物，尽为负心人赚去，言之恨恨。贞迹来两餐之外，些子不敢自由。嫁笥衣奁，陆续尽归典阁；频年己身补缀、莲姐盘缠、丁郎膏火束、琼女钗钏鞋脚，在在皆贞剜肉补疮所办也。至问安侍膳，未敢稍离；怡色柔声，犹恐获咎。即饮食穿戴，亦须较前留意。盖俭则负悭吝之名，奢便有花销之责；太素则云意存咀咒，稍妆则云冶容诲淫。非诟谮相加，则夏楚从事，求一日之免咎不可得。贞年逾三十，非复少时，对儿女家人，有何面目？白结缡以来，笔墨为命，拈毫横笛，唱随几近十年。一旦断梗飘萍，往事不堪回首。年来羌管绝吹，属和之章，亦属勉强从事。吟风弄月之句，断不敢露于毫端。顾影自怜，可胜悲咽！莲姐自辰夏摘花受逼之后，其志益坚，雨榻风棂，寒砧烟灶，与共甘苦。此贞今世之朝云，而为夫子他年之桃叶也。高魁、何酉儿辈，只知迎合上意，计饱私囊；素芝、碧莲辈，钩深索隐，播弄如簧，尤为心腹之患。狂奴故态，又何足道！惟有委曲将就，饬以好言，博得一时清静而已。去岁四爷遣人自伊犁来，述夫子起居甚悉。并云每年若肯节省，尚可余积三四百金。幸负心人未将此语上闻，而贞初亦不之信也。夫子天资机警，赋性疏狂，未能一层才华，辄遭大难。一朝失足，万念都灰，又有何心矜持名节？且栖身异域，举目谁亲？回首家山，刚肠应断！则花晨月夕，灯也酒阑，拥妓消愁，呼卢排闷。或三生石畔，五百年前，遇解渴之文君，值多情之倩女，书生结习，谅亦未能免俗？贞闻之，方痛悯之不遑，又焉敢效妒妇口吻，引不近人情之语相劝勉耶？惟念夫子体素羸弱，性复过痴，彼若果以心倾君，亦何难情死？特患口饬齿蜜，腹刺肠冰，徒耗有用之精神，转受无穷之魔障；私心遥揣，可惜可伤！况曲蘖迷心，能致疾病；ヅウ耽戏，更丧声名。些小儻来之财，更何足计？贞酸咸苦辣，色色备尝；釜底余生，尚知自爱；岂夫子有为之体，而甘自颓唐，毫不念及，反待巾幗之规箴乎？来书云：“三月适馆春斋，六月仍回故地。”其中原委，未得其详。风闻双桂一端，传言不确。然夫子既与四爷为骨肉，则相依邸舍，便可为家；何必舍此他图，别生枝节？此则贞所不能解者。丈夫处世，怨固不可深结，恩亦不宜多邀。未曾拜德之前，先思图报之地。四爷豪侠，中外颇有微名。但其痴意柔情，殆亦堪怜堪笑。自闻夫子与为莫逆，贞即向黄允升大叔及王六表婶张小坡处，访其为人。大抵举动不纯，近于游侠，顾能超拔夫子于苦海中，而嘘拂之，将来酬报，贞心早为之区

划矣。相隔万余里，又复忽西忽东，奉命不定；空致鱼书，未瞻雁足；即有欲寄诸物，恐蹈邢奴之中，落被负心人啖吞。微物几何，反致空函不达也。去岁有查办回籍之恩旨，惜乎未能波及。然此机缘，大有可望。十年难满，我夫子断非终老荒沙者。诸凡随遇而安，两地耐心静守，镜合珠还，我两人宁终无团聚时耶？每念弱草微尘，百年如梦，梦幻泡影，内典所云，贞于生死两途久矣，思之烂熟。别来况味，不减楚囚；现在光阴，几同罗刹。何难一挥慧剑，超入清凉，无如缘孽如丝，牢牢缚定，不得不留此躯壳，鬼浑排场，冀了一面之缘，不负数年之苦。是日白头无恙，孺子成名。大事一肩，双手交卸，贞心方为安适。总之，夫子一日不回，此担一日不容放下也。六弟自上江来，猝闻有回伊之便，掩扉挑灯，疾书密寄。泪痕在纸，神思遄飞。遥计书到开缄，当在黄梅时节。心与俱酸！附诗四章，聊以见意。信手拈来，亦是一幅血泪图耳。言不尽意，伏惟珍摄。此上秋塘夫子几席。戊戌十二月一日云贞再拜。

莺花烂漫斗芳菲，底事伤心泪暗挥？镜里渐凋双鬓角，客中应减旧腰围。百年幻梦身如寄，一线余生命亦微；强笑恐违慈母意，竹笥偷典嫁时衣。

十五年华付水流，绿窗不复唤梳头；残脂剩粉^ひ丝阁，碎墨零笺问字楼。千种凄凉千种恨，一分憔悴一分愁！依亲亦未终依养，似此空花合罢休！

当时画里唤“真真”，岂料追随若比邻；每祷团圆礼绣佛，尝占荣落祝花神。堪嗟失意飘零日，翻得关心属望人；倩我怜才频寄语，年来消瘦不关春！

早自甘心百不如，肩劳任怨敢欷？课儿夜半烧残烛，奉母春寒剪嫩蔬。岂有余闲弄笔墨，偶因定省过庭除；萋斐休更萦怀抱，犹是坚贞待字初！